

主編語

蕭瓊瑞 /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

「風景畫」的存在，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麼理所當然，「風景畫」在美術史的出現，也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久遠；嚴格來說「風景畫」在西方美術史的出現，要到十八、十九世紀之際，人因為離開了自然，才開始描繪自然，以大自然為題材的「風景畫」，才逐漸興起。這當中，當然也有帶著科學主義心態，企圖認識、掌握自然的動機。然而「自然」一旦被描繪，也就被人類所「馴化」、「秩序化」，與「文明化」；因此，沒有純然蠻荒的「風景」，只有「人文的風景」。

「景點」這樣的主題，不完全等同於「風景」，但和「人文」有更緊密的關係；臺灣自清治以來，就有「八景」的設定，其中被納入的「景點」，並不只是一種「名勝」（優美風景）的概念，也同時具有「形勝」（軍事險要）及「疆域」（政權所及）的意義。但對後來的藝術家而言，「景點」更與每個人的生命記憶或族群意義有關。

本期專題論文，計有：劉方瑀〈觀看的意識：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風景塑造〉、連子儀〈地方色彩與空間記憶：從繪畫作品探討府城今昔記憶的傳承〉、吳玗倩〈魅力太魯閣的創作與追尋——鄉原古統、陳澄波、郭雪湖、馬白水、郎靜山〉、楊杰儒〈文明的軌跡——北臺灣鐵道圖像與日治時期美術發展之探討〉、林珮菱〈那須雅城《新高山之圖》探析〉、陳美靜〈他『鄉』是故『鄉』：戰後臺中畫家筆下的柳川克難屋風景畫〉，及沈柏逸的藝評〈如何用攝影形構風景空間？評《臺灣的模樣》、《敘事中的風景》〉等多篇，都是年輕一代研究者的精心佳構；由於篇幅所限，林珮菱及陳美靜的兩文，移往下期一併刊出。

本期專題論文及藝評外，另有一般論文及藝評各一篇，分別為：馮勝宣的〈論莊世和非具象繪畫的開展——以國美館典藏為例〉，及王品驊的〈「物性」與「物派」的美學論辯——從《所在》展的策展論述談起〉。

